

《韩诗》传授人及学者考

左洪涛

《韩诗》因韩婴所始授而得名,在两汉影响很大。王国维《汉魏博士题名考》有关于《韩诗》传授的内容,列《韩诗》博士7人。由于该书是考证两汉立为博士所有经师的,而《韩诗》的一些传授人没有被立为博士,故而难免有一些遗漏。范文澜在《群经概论》第四章中简述《韩诗》(以下简称范著)^①,列9个传授人。王治心在《中国学术体系》第四章中(以下简称王著)^②,列《韩诗》传授人10人。焦袁熹《儒林谱》论述“《韩诗》学”(以下简称焦著)^③共列10人。刘汝霖《汉晋学术编年》卷一(以下简称刘著)^④,共列传授人11人。孙钦善《中国古文献学史》第二章中(以下简称孙著)^⑤,对《韩诗》的传授亦列一个11人的传授表,另4人是东汉习《韩诗》但与西汉传授无关系的学者。郑杰文《中国学术思想编年·秦汉卷》的附录《韩诗传授》中(以下简称郑著)^⑥,共列传授人17人,习《韩诗》学者37人。以上七家是晚清至今有关经学史专著,对《韩诗》传授的最详细记载,除王国维专著外,其他专著所涉及的《韩诗》在全书中占的比例很小,只是记载了最主要的传授人,遗漏了不少人,笔者翻检传世文献,共考得《韩诗》传授人20人、习《韩诗》者33人。

一、传授《韩诗》者二十人

除韩婴外,传《韩诗》者另有19人,分别是:

1. 贲生和易被人忽略的韩商(韩生孙商)

①范文澜《群经概论》第四章,《民国丛书》第二编第三册,上海书店,1991年,第159页。

②王治心《中国学术体系》,《民国丛书》第二编第二册,上海书店,1991年,第81页。以下所言“王著”均指该页。

③焦袁熹《儒林谱》,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270册,中华书局,1991年,第8页。

④刘汝霖《汉晋学术编年》卷一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79页。以下所言“刘著”均指该页。

⑤孙钦善《中国古文献学史·两汉》,中华书局,1994年,第49页。以下所言“孙著”均指该页。

⑥郑杰文《中国学术思想编年·秦汉卷》附录《两汉经学传授系统·韩诗》,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5年,第625-626页。

韩婴传授给淮南人贲生,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均有记载,然毕著、范著、焦著、王著等,都关注贲生,没有把韩商列为《韩诗》的传人,郑著则把韩商、贲生两人全都遗漏了。事实上除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确切记载他们被立为博士外,《经典释文》^①、《儒林宗派》^②、《授经图》^③、陈乔枏《三家诗遗说考·韩诗叙录》^④等,也把他们列入《韩诗》传授人。韩商被立为博士,王国维专著在《韩诗博士》部分有考证,刘著、孙著也把韩商列为《韩诗》的传授人。可见韩商传《韩诗》是确定的。

2.承上启下的赵子

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:“赵子,河内人也。事燕韩生。”^⑤从这里很明显看出来,赵子“事燕韩生”而不是“涿郡韩生”学《韩诗》,他是燕韩生即韩婴的弟子。毕著、范著、焦著、王著、刘著、孙著、郑著等,都把赵子列为燕韩生即韩婴的弟子,证据确凿。而《授经图》卷二、孙筱先生《两汉经学与社会》所附《〈韩诗〉传授表》中,却把赵子作为涿郡韩生的弟子^⑥,这种提法很值得商榷。赵子是《韩诗》传授承上启下最重要的桥梁,他在河内传《韩诗》并授徒,进一步增强了《韩诗》在燕赵之地的影响力,其后的《韩诗》传授人,绝大多数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。

3.令人迷惑的“涿郡韩生”

前引《汉书·儒林传》又载:孝宣时,涿郡韩生其后也,以《易》征待诏殿中,“所受《易》即先太傅所传也。尝受《韩诗》,不如韩氏《易》深,太傅故专传之”,可见涿郡韩生师从太傅韩婴。

陈著对两人也分辨甚清,把涿郡韩生列入《韩诗》传授人。《毛诗注疏》^⑦、《经典释文》^⑧、《经义考》^⑨、《授经图》卷二、《御制诗经传说汇纂》^⑩也都把涿郡韩生作为《韩诗》传人,孙筱《两汉经学与社会》所附《〈韩诗〉传授表》亦如此。而近代至今的经学史专著在所列《韩诗》传授系统中,大部分把涿郡韩

①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卷一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②万斯同《儒林宗派》卷三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③明朱睦㮮《授经图》卷二,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269册,中华书局,1991年,第65页。以下同页简称“《授经图》卷二”。

④陈乔枏《韩诗遗说考·韩诗叙录》,《皇清经解续编》南菁书院本,第1-5页。以下“陈著”均指该部分。

⑤《汉书》卷八八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3614页。

⑥孙筱《两汉经学与社会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2年,第225页。

⑦毛亨《毛诗注疏·传述人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⑧唐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卷一。

⑨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283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⑩清世宗《御制诗经传说彙纂》卷首下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。

生遗漏了,郑著只是简称为韩生。

4.第三代传授人蔡谊

《汉书·儒林传》载:赵子“授同郡蔡谊。谊至丞相,自有传。”^①“蔡谊”,在其本传和《百官公卿表》写作“蔡义”。清代学者唐晏的《两汉三国学案》甚至把蔡谊与蔡义同时列为《韩诗》的两位重要学者^②,这是不准确的。

5.第四代食子公、王吉、第五代栗丰、长孙顺与第六代张就、发福

据《汉书·儒林传》:“谊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。食生为博士,授泰山栗丰。吉授淄川长孙顺。顺为博士,丰部刺史。由是《韩诗》有王、食、长孙之学。丰授山阳张就,顺授东海发福,皆至大官,徒众尤盛。”^③食子公和王吉都被立为博士,开创了《韩诗》食氏学、王氏学。

长孙顺是齐地淄川人,他开创了《韩诗》的长孙之学,他的学生发福和他同属齐地,他们都是《韩诗》博士。《韩诗》第五代与六代传人有两个共同特点:其一是他们都是齐鲁之地的《韩诗》学者,这本来是《鲁诗》和《齐诗》的传授地,他们把《韩诗》从燕赵之地又进一步扩展到齐鲁之地,其次是“皆至大官,徒众尤盛”。这在东汉表现得更为明显,与《鲁诗》、《齐诗》的相对衰落对比强烈,他们是使《韩诗》走向强盛的中坚力量。

6.薛汉父子及再传:杜抚、澹台敬伯、韩伯高、尹勤、赵晔、冯良

与《鲁诗》《齐诗》在西汉强盛、至东汉逐渐衰落不同,《韩诗》在东汉依然名人辈出,最有名的是立为博士的薛汉父子和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云:“薛汉字公子,淮阳人也。世习《韩诗》,父子以章句著名。……当世言《诗》者,推汉为长。……弟子犍为杜抚、会稽澹台敬伯、巨鹿韩伯高最知名。”薛汉弟子中,最有名的是杜抚,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云:“杜抚字叔和,犍为武阳人也。少有高才。受业于薛汉,定《韩诗章句》。后归乡里教授。沉静乐道,举动必以礼。弟子千余人。”^④《东观汉记》云:“尹勤治《韩诗》,事薛汉。身牧豕,事亲至孝,无有交游,门生荆棘。”^⑤

杜抚弟子中,赵晔最有名,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载:“赵晔字长君,会稽山阴人也……诣杜抚受《韩诗》,究其术。积二十年,绝问不还,家为发丧制服。”本传又载:“晔著《吴越春秋》、《诗细历神渊》。蔡邕至会稽,读《诗细》而叹息,以为长于《论衡》。邕还京师,传之,学者咸诵习焉。”^⑥其次是冯良,《东观汉记》云:“南阳冯良少作县吏,耻在冢役,因坏车杀马,毁裂衣冠。主挾之,从

①《汉书》卷八十八,第3614页。

②唐晏《两汉三国学案》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212页。

③《汉书》,第3614页。

④《后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2573页。

⑤刘珍《东观汉记》卷十六,中华书局,2008年,第724页。

⑥《后汉书》,第2575页。

杜抚学。”^①《华阳国志》卷三亦云“杜抚……作《诗通议说》，弟子南阳冯良，亦以道学征聘。”^②陈著认为：“据此则冯良亦当治《韩诗》之学矣。”

薛汉及其弟子、再传弟子在《韩诗》传授中，在东汉是唯一连续四代能考察出师徒关系的。薛汉在东汉初年被立为博士，薛汉、杜抚等弟子“百人”、“千余人”；再传弟子赵晔积二十年之力写的《诗细》，让蔡邕佩服、其他各派学者“咸诵习焉”，这些都是《韩诗》在东汉强盛的表现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云：“《韩诗》二十二卷，汉常山太傅韩婴。薛氏章句。”^③除尹勤、冯良外，多数经学专著如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^④、《授经图》卷二、万斯同《儒林宗派》卷三、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一百、毕著、陈著等，都把薛汉与其弟子列入《韩诗》传授人中，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。

二、东汉至晋末习《韩诗》者三十三人

东汉至两晋，三家诗仅《韩诗》一枝独秀、名人辈出。还有一些找不到其师承关系的、散见的《韩诗》学者人名，一般经学史专著认为，这些人不能称为《韩诗》传授人，只能算是习《韩诗》的学者。

1. 郅恽。《后汉书》卷二十九：“郅恽字君章，汝南西平人也。年十二失母，居丧过礼。及长，理《韩诗》、《严氏春秋》，明天文历数。”光武帝时，“令恽授皇太子《韩诗》，侍讲殿中。”^⑤

2. 召驯、杨仁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召驯字伯春，九江寿春人也。……驯少习《韩诗》，博通书传，以志义闻，乡里号之曰‘德行恂恂召伯春’。累仕州郡，辟司徒府。建初元年，稍迁骑都尉，侍讲肃宗。拜左中郎将，入授诸王。帝嘉其义学，恩宠甚崇。”同卷又云：“杨仁字文义，巴郡阆中人也。建武中，诣师学习《韩诗》，数年归，静居教授。仕郡为功曹，举孝廉，除郎。太常上仁经中博士。”^⑥

3. 唐檀、公沙穆。《后汉书·方术传下》：“唐檀字子产，豫章南昌人也。少游太学，习《京氏易》、《韩诗》、《颜氏春秋》，尤好灾异星占。后还乡里，教授常百余人……公沙穆字文义，北海胶东人也。家贫贱。自为儿童不好戏弄，长习《韩诗》、《公羊春秋》。”^⑦

陈著转引谢承《后汉书》：“穆子孚字允慈。亦为善士，举孝廉，尚书侍郎，

①《东观汉记》卷十七，第747页。

②常璩《华阳国志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③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73年，第40-50页。

④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卷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⑤《后汉书》，第1023页，第1031页。

⑥《后汉书》卷七九下，第2573—2574页。

⑦《后汉书》卷八二下，第2729—2730页。

召陵令，上谷太守。”只因其父公沙穆习《韩诗》，陈著就推测其子公沙孚亦为《韩诗》学者，实无任何证据。

4.李恂。《后汉书·李恂传》：“李恂字叔英，安定临泾人也。少习《韩诗》，教授诸生常数百人。”^①

5.张匡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时山阳张匡字文通，亦习《韩诗》，作章句。后举有道，博士征。”^②

6.夏恭。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：“夏恭字敬公，梁国蒙人也。习《韩诗》、《孟氏易》，讲授门徒常千余人。……光武即位，嘉其忠果，召拜郎中，再迁太山都尉。”^③

7.廖扶。《后汉书·方术上》：“廖扶字文起，汝南平舆人也。习《韩诗》《欧阳尚书》，教授常数百人……专精经典，尤明天文、讖纬、风角、推步之术。”^④

8.张恭祖、郑玄。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：“郑玄字康成，北海高密人也。……又从东郡张恭祖受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韩诗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。以山东无足问者，乃西入关，因涿郡卢植，事扶风马融。”^⑤

9.杜乔。《后汉书·杜乔传》：“杜乔字叔荣，河内林虑人也。《续汉书》曰：‘累祖吏二千石。乔少好学，治《韩诗》《京氏易》《欧阳尚书》，以孝称。虽二千石子，常步担求师。’”^⑥

10.侯苞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云：“《韩诗翼要》十卷，汉侯苞传。”^⑦《隋书》中“侯苞”与经学史专著中的“侯包”是什么关系呢？元梁益《诗传旁通》卷十二云：“包，一作苞，孔颖达《诗正义》：侯包云：卫武公刺王室……愚按侯包之说，见于《诗正义》，《隋经籍志》有《韩诗翼要》十卷，侯苞撰。然则苞学《韩诗》者也，益按侯苞汉时人，韩诗之学今不传矣，姑存其目。”可见两者是一个人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亦云：“包学《韩诗》者也。”

11.陈嚣。《东观汉记》卷十九：“陈嚣，字君期，明《韩诗》，时语曰：‘关东说诗陈君期。’”^⑧

12.董景道。《晋书·儒林传》：“董景道，字文博，弘农人也。少而好学，千里追师，所在昼夜读诵，略不与人交通。明《春秋三传》《京氏易》《马氏尚书》《韩诗》，皆精究大义……永平中，知天下将乱，隐于商洛”^⑨这是《韩诗》传到

①《后汉书》卷五一，第1683页。

②《后汉书》卷七九下，第2575页。

③《后汉书》卷八〇上，第2610页。

④《后汉书》卷八二上，第2719页。

⑤《后汉书》卷三五，第1207页。

⑥《后汉书》卷六三，第2091页。

⑦《隋书》卷三二，中华书局，1973年，第915页。

⑧《东观汉记》卷十九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884页。

⑨《晋书》卷九一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2355页。

晋代永平年的一个明证。

13.祝睦。宋洪适《隶释》卷七:《山阳太守祝睦后碑》:“家于济阴君□人,学《韩诗》……”^①

14.马江。《隶释》卷八《郎中马江碑》:君讳江,字符海者,济阴乘氏人……通《韩诗》、《论语》。

15.丁鲂。《隶释》卷十七《广汉属国都尉丁鲂碑》:广汉属国故都尉丁君,讳鲂,字叔河,君耽乐术艺,文雅少畴,治《易》、《韩诗》,垂意《春秋》。

16.樊安。《隶释》卷二十一《樊常侍碑》:“君讳安,字子佑,南阳湖阳人也。君幼学治《韩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”宋欧阳修《集古录》卷三《后汉樊常侍碑》,内容与此同。

17.武梁。《隶释》卷二十四《从事武梁碑》:故从事武掾,讳梁字绥宗,体德忠孝,岐嶷有异,治《韩诗》。

18.何随。晋常璩《华阳国志》:何随字季业,蜀郡郫人也。汉司空武后,世有名德,征聘入官,随治《韩诗》《欧阳尚书》……太康中,即家拜江陽太守民思其政。^②

19.东平阳田君。《隶释》卷二十一《田君碑》:“田君碑,在今沂州,其名字皆已磨灭,惟云其先出自帝舜之苗裔,自完适齐,因以为氏,乃知其姓田尔。又云周秦之际,家于东平阳,君撝角修《韩诗》、《京氏易》。”又见宋欧阳修《集古录》卷三《后汉田君碑》。

20.左彰长关中田君。洪适《隶续》卷二十《左彰长田君断碑》:“先高祖时,以吏二千石,自齐临菑从充关中……乃始旂学,治《韩诗》、《孝经》。”

21.刘宽。《后汉书·刘宽传》:“刘宽字文饶,弘农华阴人也。《谢承书》曰‘宽少学欧阳《尚书》、京氏《易》、尤明《韩诗外传》。星官、风角、算历,皆究极师法,称为通儒’……灵帝颇好学艺,每引见宽,常令讲经。”^③

22.朱勃。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:“(朱)勃字叔阳,年十二能诵《诗》《书》。常候援兄况。勃衣方领,能矩步,《续汉书》曰:‘勃能说《韩诗》’……肃宗即位,追赐勃子谷二千斛。”^④

23.梁商(高)。《后汉书·梁统传》:“商自以戚属居大位,每存谦柔,虚己进贤……《东观汉记》‘商少持《韩诗》,兼读众书传记,天资聪敏,昭达万惜。’^⑤《东观汉记》卷十五又云:“梁商”,原误作“梁高”,姚本同误,并立《梁

①洪适《隶释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。如不另注,以下所引《隶释》均为该版本。

②常璩《华阳国志》。

③《后汉书》卷二五,第886页。

④《后汉书》卷二四,第850页。

⑤《后汉书》卷三四,第1175页。

高传》。按范曄《后汉书》无梁高，“梁高”乃“梁商”之讹。商轻财好施，此所载事与商行迹相符。

24. 韦著。《后汉书·徐穉传》：“京兆韦著，著见《韦彪传》。《谢承书》曰：‘为三辅冠族。著少修节操，持《京氏易》、《韩诗》，博通术艺。’”^①

25. 冯緄。《隶释》卷七《车骑将军冯緄碑》：“君讳緄，字皇卿，幽州君之元子也。少耽学问，习父业，治《春秋》《韩诗仓氏》。”

26. 王阜。《东观汉记》卷十三：“王阜，字世公，蜀郡人。……（父）升怜其言，听之定所受《韩诗》，年七十为食侍谋，童子传授业，声闻乡里。”^②

27. 梁景。梁代沈约《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》云：“元嘉元年，梁景为尚书令，少习《韩诗》，为世通儒。”^③

28. 张纡。《三国志·张纡传》：“张纡，字子纲，广陵人。游学京都，《吴书》曰：纡入太学，事博士韩宗，治京氏《易》、欧阳《尚书》。又于外黄从濮阳鹄受《韩诗》……”^④

29. 杜琼。《三国志·杜琼传》：“杜琼，字伯瑜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少受学于任安，精究安术。刘璋时辟为从事。先主定益州，领牧，以琼为议曹从事……著《韩诗章句》十馀万言，不教诸子，内学无传业。”^⑤从“不教诸子，内学无传业”可以看出，《韩诗》在三国时呈衰落之势。

30. 崔琰（炎）。《三国志·崔琰传》：“崔琰字季珪，清河东武城人也。少朴讷，好击剑，尚武事。年二十三，乡移为正，始感激，读《论语》、《韩诗》。”^⑥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宁波大学人文学院

①《后汉书》卷五三，第1746页。

②《东观汉记》卷十三，第512页。

③唐释道宣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三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④《三国志·吴书》卷五三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1243页。

⑤《三国志·蜀书》卷四二，第1021—1022页。

⑥《三国志·魏书》卷一二，第367—368页。